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B17n0090

酉陽雜俎選輯

（前集、續集等六篇）

段成式著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貝編
  - 怪術
  - 藝絕
  - 寺塔記上
  - 寺塔記下
  - 金剛經鳩異
  - 附錄
    - 《四庫全書總目》
    -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 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酉陽雜俎前集卷之三

貝編

90　釋門三界二十八天、四洲至華嚴藏世界、八寒八熱地獄等，法自三身、五位、四果、七支至十八界、三十七道品等，入釋者率能言之。今不復具，錄其事尤異者。

91　鬘持天，十住處、十六分中輪王，樂不及其二。

92　四種樂：一無怨，二隨念，及天女不念餘天等，身香百由旬。迦留波陀天，此由象跡有十地也。

93　目不瞚，眾蜂出妙音。　六天香風，皆入此天。　四天王十地彩地。　質多羅地八林。　箜篌天十地金流河。　無影山。　有影遊(一作隨。)　烏隨(一作眾。)　其行處池同其色。　眾烏說偈。　白 身天。　身色如拘勿頭花。　無足柔輭。　隨足上下。　樂遊戲天。　乘鵝殿。　寶樹枝葉如殿。三十三天，九十九那由天女。憶念樹物隨意而出。　十花池。　千柱殿。　六時林，一日具六時。

94　千輻輪殿，天妃舍友所坐也。　衣無經緯。　將死者塵着身。　馬殿千鵝駕。　金剛縗帶。　行林隨天所至。　眾烏金臆。　大象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鼻有河，如閻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為霧。脇有二園，一名喜林，二名樂林。象名伊羅婆那。　光明林，四維有意樹。帝釋將與修羅戰，入此林四樹間，自見勝敗之相。　甲冑 林，甲冑 從樹而生，不可破壞。

95　蓮出摩偷美飲也，修一千二百善業者，生此天。上妙之觸，如觸迦旃鄰提鳥，此鳥輪王出世方見。

96　開合林，開目常見光明。

97　夜摩天，住虛空，閻婆風所持也。

98　積崖山，高三百由旬，有七榻七箱。

99　始生天者五相：一光覆身而無衣，二見物生希有心，三弱顏，四疑，五怖。　又五木：一近蓮池花不開(一無不字)，二近林蜂(一作縫)離樹，三聽天女歌而出壓離，四近樹花萎，五殿不行空。又見身光衣觸如金剛，及照毗琉璃鏡，不見其道。

100　天女九退相：一皮緩，二頭花散落，三赤花在道變為黃，四風吹無縷衣，如人依觸，五飛行意倦，六觸水而濁，七取樹花高不可及，八見天子無媚，九髮散粗澀。　又脣動不止，瓔珞花鬘皆重。

101　十二種離垢布施生此天，羣鳥青影覆萬由旬。

102　摩尼珠中，有金字偈。

103　四天王天，有十二失壞，常與修羅鬪戰等。　三十三天八種失壞，有劣天，不為帝釋所識等。　夜摩天，六失壞，食劣生慚等。

104　兜率陀天，四失壞，不樂鵝王說法聲等。　化樂天，四失壞，天業將盡，其足無影等。

105　他化自在天，四失壞，寶翅蜂捨去等。

106　色界天下石，經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

107　閻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一作五)十五，脉十三，身蟲有毛燈瞋血。　禪都摩蟲，流行血中。　善色蟲，處糞中，令人

安樂。　起根蟲，飽則喜。　歡喜蟲，能見眾夢。　又有痶瘂[夢-夕+月] 等。

108　賒婆羅人穿脣。　駝面目有諸人二足。師子有翼。女人狗面。有林名吱多迦，羅剎所住。眴目間行百千由旬，洲有赤地黑玉銅康白 等。

109　鬱單越雞多迦等天河七十。

110　自在無畏四天王否如鴨音林。　麒麟陀樹。　迦吱多那等。　二十五鹿名。有山多牛頭旃檀，天人與阿修羅鬬，傷者於此塗香。

111　提羅迦樹花，見日光即開。　拘尼陀樹花，見月光即開。　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　尸利沙樹，足蹈即長。　又白龍、活鵝、旋鼻境界等花。

112　瞿陀尼女人主乳，有十億聚落，一萬二城大國。　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提。　三大林峪鬢等。　三(一作王)大城，大者三億五十萬三千五百五十六聚落。

113　南洲耳髮莊嚴。　北洲眼莊嚴。　西洲頂腹莊嚴。　東洲肩脞莊嚴。

114　生贍部者見白氈，生鬱林越見赤氈，見母如鵝; 生瞿陀夷，生黃屋，見母如牛; 生弗婆提見青氈，見母如馬。

115　阿修羅以鬼攝魔及鬼有神通者，二畜攝在海地下八萬四千由旬。

116　酒樹　又有樹，羣蜂流蜜，其色如金。　婆羅婆樹，其實如甕。

117　四婇女如影等，各有十二億那由他侍女，壽五千歲，地名月鬘。　不見頂山十三處，鹿迷蜂旋。赤目魚，正走水行，住空住山窟。　愛池魚口等。　黃鬘林。

118　鎗毗羅城。　戰時手足斷而更生，半身及道即死。

119　鬼怪，閻浮提下五百由旬，有三十六種魔羅令鬘鬼，此言鬼子魔。遮叱迦鳥，唯得食魚，捨鵝鬼受此身。

120　畜生有三十四(一作六)億種，龍住閻浮提者五十七億，龍於瞿陀尼，不降濁水。西洲人食濁水則夭，單越人惡冷風。　龍不發冷，於弗婆提洲不作雷聲，不起電光，東洲惡也。　其雷聲，兜率天作歌唄音，閻浮提作海潮音。　其雨，兜率天上雨摩尼，護世城雨美膳，海中注雨不絕如連輪，阿修羅中雨兵仗，閻浮提中雨清淨水。

121　地獄一百三十六。　三角生死善無記也。　團生死諸天也。　青出死地獄。　黃出死餓鬼。赤業(一作出)畜生。

122　活地獄十六別處，下天五千年，此獄一晝夜。金剛蟲瓮熱黃藍花心，彌泥魚。　排筒。

123　黑繩地獄。　旃荼(一作荼)劇。　畏鷲。

124　處合地獄上中下筈銅汁河中身。　洋如蘇鷲腹火人。割刳處，堅靭(一作靳)炎口，夜于(一作干)朱誅蟲。　鐵蟻。　淚火處，以佉佗羅灰致眼中，鑞池黿。

125　號叫地獄。　髮流火處。　火未蟲處，四百四痛火厚二百肘。

126　大號叫地獄。　闊廣三居賒，口生碓(一作碓。)　蟲火鬚(一作鬚)處，金舒迦色，肉泥色也。　赤樹魚腹苦。

127　焦熱地獄。　十二炎處。　火生十方及飢渴火也。　針風生龍口中，彌泥魚。　鑊量五十由旬，沸沫高半由旬，吹下三十六億由旬，鬘塊烏處地盆蟲。　置之鼓牛鼓出惡聲。　千頭龍。

128　阿鼻十六別劇。　衣裳健破浣而速垢。　將生阿鼻之相，死時見身如八歲兒，面在下空中風吹三千年受苦，勝如阿迦尼吒天樂。獄中臭氣能壞欲界六天，有出沒之二山遮之。烏口處，黑肚處，一角二角處。

129　八寒地獄，多與常說同。

130　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作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屏等。今佛寺中畫地獄變，唯子隔獄稍如經說，其苦具悉，圖人間者曾無一據。

131　舊說地獄中陰，牛頭阿傍，無情業所感現。

132　人漸死時足後最冷，出地獄之相也。

133　器世將壞，無生地獄者。

134　阿修羅有一切觀見池，戰之勝敗，悉見池中。

135　鬘持天，鏡林中，天人自見善惡因緣。　正行天，頗梨樹，見人行與非法。　毗留博天，常於此觀之。　忉利天，及人中七生事，見於殿壁中。　無法第八生波利邪多天，有波利邪多樹，見閻浮提人善不善相，行善則照百由旬，行不善則凋枯，半行善則半榮。　微細行天，寶樹枝葉悉見，天人影像，上中下業，亦見其中。　閻摩那婆羅天，娑羅樹中見果報，其殿淨如鏡，悉見天人所

作之業果報。　又第二樹中有千柱殿，有業網，諸地獄十六隔劇，悉見其中。

136　夜摩天，撫垢鏡池，池中見自身額上所見過見業果。

137　又閻浮那施塔影中，見欲界罪福及三惡，趣言天象異者，若有將(一作所)食肥膩沉水。鳥下飛，日將蝕，諸方赤。

138　二十八宿：昴(一作角)為首，一夜行三十(一有六字)時，形如剃刀，姓鞞耶尼，祭用乳，屬火。　畢形如笠，又屬木，祭用鹿肉，祭頗羅墮。　觜屬日(一無日字)月之子，姓毗梨佉耶尼，形如鹿頭，祭用果。　參屬日，姓天婆斯失絺，形如婦人鬘，祭用醍醐。　井屬日，姓同參，形如足跡，祭用粳米和蜜。　鬼屬木，姓炮波羅毗，形如佛胸，祭同井。　柳屬蛇，姓、祭與參同，形如蛇。　星屬火，形如河岸，姓賓伽耶尼，祭用烏麻。　張屬福德天，姓瞿曇，形、祭如井。　翼屬林天，姓憍陳如，祭用黑豆，形同上。　軫屬毗沙梨帝，形如人手，姓迦遮延，祭用莠稗。　角屬喜樂天，姓質多羅，形如上，祭用花。　亢姓迦旃延，祭用菉荳。　氐姓多羅尼，以花祭。　房屬慈天，姓阿藍婆，形如瓔珞，祭用酒肉。　心屬忉利天，姓迦羅延，形如大麥，祭用粳米。　尾屬臘師天，姓遮耶尼，形如蝎尾，祭用果根。　箕屬清淨天，姓持叉迦，形如牛角。　斗姓莫迦邏，形如人拓石，祭如井。　牛屬梵天，姓梵嵐摩，形如牛頭，祭如參。　女屬毗紐天，姓帝利迦遮耶尼，形如心，祭以鳥肉。　虛姓同翼，形如鳥，祭用烏豆汁。　危姓單羅尼，形如參(一作心)，祭以粳米。　室屬蛇頭天，蝎天之子，姓閻浮都迦，祭用血。壁姓陀難闍。　奎姓阿瑟吒，祭用酪。　婁屬乾闥婆天，姓阿含婆，形如馬頭，祭用大麥。　胃姓馱伽毗，形如鼎足。

139　亢、虛、參、胃四星，不得入陣。

140　軫宿生人，七步無蛇。　角宿生人，好嘲戲。　女宿生人，亢、參、危三宿日作事不成。　虛角(一有事字)勝。

141　一千六百剎那為一伽那，倍六十名橫呼律多，倍三十名為一日夜。

142　夜叉口烟為彗。　龍王身光曰憂流迦，此言天狗。

143　漢明帝始造白 馬寺，寺中懸幡，影入內，帝怪問左右曰：「佛有何神，人敬事之？」

144　烏仗那國有佛跡，隨人身福壽，量有長短。

145　那揭羅曷國城東塔中有佛頂骨，周二尺，欲知善惡者，以香塗印骨，其迹煥然，善惡相悉見。

146　北天健馱羅國有大窣堵波，佛懸記七燒七立佛法方盡，玄奘言成壞已三。

147　西域佛金剛座，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相傳菩薩身沒，佛法亦盡，隋末已沒過胸臆矣。

148　乾陀國頭河岸有繫白 象樹，花葉似棗，季冬方熟，相傳此樹滅，佛法亦滅。

149　北朝時，徐州角城縣之北，僧尼着白 布法服，時有青布袈裟者。

150　波斯屬國有阿耆荼國，城北大林中有伽藍音佛，於此聽比丘着函縛屣。函縛，此言靴也。

151　寧王憲寢疾，上命中使送醫藥，相望於道。僧崇一療憲稍瘳，上悅，持賜崇一緋袍魚袋。

152　梁簡文帝有謝賜鬱泥納袈裟表。

153　魏使陸操至梁，梁王坐小輿，使再拜，遣中書舍人殷炅宣旨 勞問。至重雲殿，引昇殿，梁主着菩薩衣，北面，太子以下皆菩薩衣，侍衛如法。操西向以次立，其人悉西廂東面。一道人贊禮，佛詞凡有三卷，其贊第三卷中稱為魏主、魏相高並南北二境士女。禮佛訖，臺使與其羣臣俱再拜矣。

154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日月出矣，爝火不息。」

155　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丘市易，皆化為金錢。

156　後魏胡后嘗問沙門(一作法師)寶公國祚，且言把粟與雞喚朱朱，蓋爾朱也。　有趙法和請占，寶公曰：「大竹箭，不須羽。東廂屋，急手作。」法和尋喪父。

157　歷城縣光政寺有磬石，形如半月，膩光若滴。扣之，聲及百里。北齊時移於都內，使人擊之，其聲杳絕。却令歸本寺，扣之聲如故。士人語曰：「磬神聖，戀光政。」

158　國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經，西域敬之。成式見倭國僧金剛三昧，言嘗至中天，寺中多畫玄奘蔴屨及匙筯，以綵雲乘之，蓋西域所無者。每至齋日，輒膜拜焉。

159　又言那蘭陀寺僧食堂中，熱際有巨蠅數萬至，僧上堂時，悉自飛集於庭樹。

160　僧萬廻年二十餘，貌癡不語。其兄戍遼陽，久絕音問，或傳其死，其家為作齋。萬廻忽卷餅茹，大言曰：「兄在，我將饋之。」出門如飛，馬馳不及。及暮而還，得其兄書，緘封猶濕，計往返一日萬里，因號焉。

161　天后任酷吏羅織，位稍隆者日別妻子。博陵王崔玄暉，位望俱極，其母憂之曰：「汝可一迎萬廻，此僧寶誌之流，可以觀其舉止禍福也。」及至，母垂泣作禮，兼施銀匙筯一雙。萬廻忽下階，擲其匙筯於堂屋上，掉臂而去，一家謂為不祥。經日，令上屋取之，匙筯下得書一卷。觀之，讖緯書也，遽令焚之。數日，有司忽即其家，大索圖讖不獲，得雪。時酷吏多令盜夜埋蠱遺讖於人家，經月，告密籍之。博陵微萬廻，則滅族矣。

162　梵僧不空，得總持門，能役百神，玄宗敬之。歲嘗旱，上令祈雨，不空言，可過某日令祈之，必暴雨。上乃令金剛三藏設壇請雨，連日暴雨不止，坊市有漂溺者，遽召不空，令止之。不空遂於寺庭中，揑泥龍五六，當溜水，胡言罵之。良久，復置之，乃大笑，有頃，雨霽。

163　玄宗又嘗召術士羅公遠與不空同祈雨，互校功力。上俱召問之，不空曰：「臣昨焚白檀香龍。」上令左右掬庭水嗅之，果有檀香氣。

164　又與羅公遠同在便殿，羅時反手搔背。不空曰：「借尊師如意。」殿上花石瑩滑，遂激(一作擊)窣至其前，羅再三取之不得，上欲取之，不空曰：「三郎勿起，此影耳。」因舉手示羅如意。又邙山有大蛇，樵者常見，頭若丘陵，夜常承露氣，見不空作人語曰：「弟子惡報，和尚何以見度，常欲翻河水陷洛陽城，以快所居也。」不空為受戒，說苦空，且曰：「汝以瞋心受此苦，復忿恨，吾力何及！當思吾言，此身自捨昔而來。」後旬月，樵者見蛇死於

澗中，臭達數十里。不空每祈雨，無他軌則，但設數繡座，手簸旋數寸木神，念呪擲之，自立於座上，伺木神吻角牙出，目瞋，則雨至。

165　僧一行窮數有異術。開元中嘗旱，玄宗令祈雨，一行言當得一器，上有龍狀者，方可致雨。上令於內庫中遍視之，皆言不類。數日後，指一古鏡，鼻盤龍，喜曰：「此有真龍矣。」乃持入道場，一夕而雨。或云是揚州所進，初範模時，有異人至，請閉戶入室，數日開戶，模成，其人已失。有圖並傳於世。此鏡五月五日，於揚子江心鑄之。

166　荊州貞元初，有狂僧些僧其名者，善歌《河滿子》，嘗遇醉，五百途辱之，令歌，僧即發聲，其詞皆五百從前隱慝也，五百驚而自悔。

167　蘇州貞元中，有義師狀如風狂。有百姓起店十餘間，義師忽運斤壞其簷，禁之不止。其人素知其神，禮曰：「弟子活計賴此。」顧曰：「爾惜乎？」乃擲斤於地而去。其夜市火，唯義師所壞簷屋數間存焉。常止於廢寺殿中，無冬夏常積火，壞幡木象悉火之。好活燒鯉魚，不待熟而食。垢面不洗，洗之輒雨，吳中以為雨候。將死，飲灰汁數斛，乃念佛而坐，不復飲食，百姓日觀之，坐七日而死。時盛暑，色不變，肢不摧。安國寺僧熟地，常燒木佛，往往與人語，頗知宗要，寺僧亦不之測。

168　睿宗初生含涼殿，則天乃於殿內造佛氏，有玉像焉。及長，閒觀其側，玉像忽言：「爾後當為天子。」

怪術

219　大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眾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盧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驒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一作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宣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220　丞相張魏公延賞在蜀時，有梵僧難陀，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迹桑門，別有藥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遂留連為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裲襠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絕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為押衙踏某曲也。」因徐進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技又絕倫也。良久曲終，而舞不已。僧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眾謂酒狂，各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笻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不知所之。

221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為院僧具蜜餌、時果，鄰院僧亦陸所熟也，遂令左右邀之。良久，僧與一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煮新茗，巡將匝而不及

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且以餘茶飲之。鄰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復大言：「望酒旗玩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 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兩膝，叱其僧曰：「粗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柱杖何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笻杖子，忽跳出，連擊其僧。時眾亦為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青氣短，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堦。」僧又趨下，自投無數，衄鼻敗顙不已。眾為請之，李徐曰：「緣對衣冠，不能殺此為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222　元和末，鹽城腳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因求為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理，可倍行數百。」乃掘二小坑，深五六寸，令張背立，垂踵坑口，針其兩足。張初不知痛，又自膝下至骭，再三捋之，黑血滿坑中。張大覺舉足輕捷，纔午至汴，復要於陝州宿，張辭力不能。又曰：「君可暫卸膝蓋骨，且無所苦，當日行八百里。」張懼，辭之。其人亦不強，乃曰：「我有事，須暮及陝。」遂去，行如飛，頃刻不見。

223　蜀有費雞師，目赤無黑睛，本濮人也。成式長慶初見之，已年七十餘。或為人解災，必用一雞，設祭於庭。又取江石如雞卵，令疾者握之，乃踏步作氣噓叱，雞旋轉而死，石亦四破。成式舊家人永安，初不信，嘗謂曰：「爾有大厄。」因丸符逼令吞之。復去其左足鞋及襪，符展在足心矣。又謂奴滄海曰：「爾將病。」令袒而負戶，以筆再三畫於戶外，大言曰：「過、過！」墨遂透背焉。

224　長壽寺僧辯，言他時在衡山，村人為毒蛇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咎老若在，何慮！」遂迎咎至。乃以灰圍其屍，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咎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頃，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漸低，蛇皰縮而死，村人乃活。

225　王潛在荊州。百姓張七政，善止傷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為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遽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於絮中，其痛即愈。王公子弟與之狎，嘗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挼之，悉成燈蛾飛。又畫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飲之，酒無遺滴。逡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盡，濕起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226　韓佽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為數里霧。先是嘗行野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攻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

227　海州司馬韋敷，曾往嘉興，道遇釋子希遁，深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辰可代藥石，見敷鑷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鑷其半。及生，色若黧矣。凡三鑷之，鬢不復變。座客有祈鑷者，僧言取時稍差。別後，髭色果帶緑，其妙如此。

228　眾言石旻有奇術，在揚州，成式數年不隔旬與之相見，言事十不一中。家人頭痛、嚏咳者，服其藥，未嘗效也。至開成初，

在城親故間，往往說石旻術不可測。盛傳寶曆中，石隨錢徽尚書至湖州，嘗在學院，子弟皆以文丈呼之。於錢氏兄弟求免湯餅。時暑月，獵師數日方獲，因與子弟共食，笑曰：「可留兔皮，聊志一事。」遂釘皮於地，壘墼塗之，上朱書一符。獨言曰：「恨校遲！恨校遲！」錢氏兄弟詰之，石曰：「欲共諸君共記卯年也。」至太和九年，錢可復鳳翔遇害，歲在乙卯。

229　江西人有善展竹，數節可成器。　又有人熊葫蘆，云翻葫蘆易於翻鞠。

230　厭鼠法，七日以鼠九枚置籠中，埋于地，秤九百斤土覆坎，深各二尺五寸，築之令堅固，雜五行書曰：「亭部地上土。」塗竈，水火盜賊不經；　塗屋四角，鼠不食蠶；　塗倉，鼠不食稻；　以塞垽，百鼠種絕。

231　雍益堅云：「主夜神咒，持之有功德，夜行及寐，可已恐怖惡夢。」咒曰：「婆珊婆演底。」

232　宋居士說，擲骰子，咒云：「伊諦彌諦彌揭羅諦。」念滿萬遍，彩隨呼而成。

233　雲安井，自大江泝別派，凡三十里。近井十五里，澄清如鏡，舟楫無虞。近江十五里，皆灘石險惡，難于沿泝。天師翟乾祐，念商旅之勞，於漢城山上，結壇攷召，追命羣龍。凡一十四處，皆化為老人，應召而至。乾祐諭以灘波之險，害物勞人，使皆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擊，一十四里盡為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敕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　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眾矣。今若輕舟利涉，平

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絕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歲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234　玄宗既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為之作禮，呼為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羣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為文讚嘆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為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羣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為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於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疏脫而竊怪之。俄而羣僧會於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蔌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為西流矣。邢和璞嘗謂尹惜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一行又嘗詣道士尹崇借揚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 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為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

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欵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室。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絰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酉陽雜俎前集卷之六

藝絕

235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236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臟，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237　李叔詹嘗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一〕，忽謂李曰：「某有一藝，將去，欲以為別，所謂水畫也。」乃請後廳上掘地為池，方丈，深尺餘，泥以麻灰，日汲水滿之。候水不耗，具丹青墨硯，先援筆叩齒良久，乃縱筆毫水上，就視，但見水色渾渾耳。經二日，搨以穊(一作縗)絹四幅，食頃，舉出觀之，古松、怪石、人物、屋木，無不備也。李驚異，苦詰之，惟言善能禁彩色，不令沉散而已。

238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布卦成，曰：「予筮可期一生，君何戲焉？」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誤乎？」錢云：「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趿，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紿之，其精如此。

酉陽雜俎續集卷之五

寺塔記上

122　武宗癸亥三年夏，予與張君希復善繼，同宮秘丘(一作秘書)，鄭君符夢復，連職仙署。會暇日，遊大興善寺。因問《兩京新記》及《遊目記》，多所遺略，乃約一旬尋兩街寺。以街東興善為首，二記所不具，則別錄之。遊及慈恩，初知官將併寺，僧眾草草，乃泛問一二上人及記塔下畫跡，遊於此遂絕。後三年，予職於京洛。及刺安成，至大中七年歸京，在外六甲子，所留書籍，揃壞居半，於故簡中睹與二亡友遊寺，瀝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復方刊整，纔足續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兩卷，傳諸釋子。東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123　靖善坊大興善寺，寺取大興城兩字、坊名一字為名。《新記》云：優填像，總章初為火所燒，據梁時，西域優填在荊州，言隋自臺城移來此寺，非也。今又有旃檀像，開目，其工頗拙，猶差謬矣。

124　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歲旱則官伐其枝為龍骨以祈雨，蓋三藏役龍，意其樹必有靈也。

125　行香院堂後壁上，元和中，畫人梁洽畫雙松，稍脫俗格。曼殊堂工塑極精妙，外壁有泥金幀，不空自西域賫來者。

126　髮塔內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在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十二月八日。

127　旃檀像堂中有《時非時經》，界朱寫之，盛以漆龕，僧云隋朝舊物。

128　寺後先有曲池，不空臨終時忽然涸竭，至惟寬禪師止住，因潦通泉，白蓮藻自生，今復成陸矣。

129　東廊之南素和尚院，庭有青桐四株，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此院。桐至夏有汗，污人衣如輮脂，不可浣。昭國東門鄭相，嘗與丞郎數人避暑，惡其汗，謂素曰：「弟子為和尚伐此樹，各植一松也。」及暮，素戲祝樹曰：「我種汝二十餘年，汝以汗為人所惡，來歲若復有汗，我必薪之。」自是無汗。寶曆末，予見說已十五餘年無汗矣。素公不出院，轉《法華經》三萬七千部，夜嘗有貉子聽經，齋時鳥鵲就掌取食。長慶初，庭前牡丹一朵合歡。有僧玄幽題此院詩，警句曰：「三萬蓮經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門塵。」今有梵僧憍陳如難陀，以粉畫壇。性狷急我慢，未甚通中華經。

130　左顧蛤像，舊傳云，隋帝嗜蛤，所食必兼蛤味，數逾數千萬矣。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置諸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中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悲悔，誓不食蛤。非陳宣帝。　　于闐玉像高一尺七寸，闊寸餘，一佛、四菩薩、一飛仙。一段玉成，截肪無玷膩，彩若滴。

131　天王閣，長慶中造，本在春明門內，與南內連牆，其形大為天下之最。太和二年，敕移就此寺。拆時，腹中得布五百端，漆數十箇。今部落鬼神形像隳壞，唯天王不損。

132　辭　二十字連絕句。乘晴入精舍，語默想東林。盡是忘機侶，誰驚息影禽。(善繼)有松堪繫馬，遇鉢更投針。記得湯師句，高禪朗(一作助)朗吟。(柯古)一雨微塵盡，支郎許數過。方同嗅蒼蔔，不用算多羅。(夢復)

133　蛤像連二十字絕句。雖因雀變化，不逐月虧盈。縱有天中匠，神工詎可成。(柯古)相好全如梵，端倪秪為隋。寧同蚌頑惡，但與鷸相持。(善繼)

134　聖柱連句，上有鐵索跡。天心助興善，聖跡此開陽。(柯古)載想雷輪重，絙疑電索長。(善繼)上衝扶螮蝀，不動束鋃鐺。(柯古)饑鳥未曾啄，乖龍寧敢藏。(善繼)

135　語　各徵象事須切，不得引俗書。一寶之數，元鈎不可。(鼎上人)唯猊可伏，非駝所堪。(柯古)坑中無底，跡中無勝。(文上人)與馬同渡，負猴而行。(善繼)色青力劣，名香幾重。(夢復)尾既出牖，身可取興。(約上人)六牙生花，七支拄地。(柯古)形如珂雪，力絕羈瑣。(善繼)園開脅上，河出鼻中。(柯古)一醉難調，六對曾勝。(日高上人)

136　長樂坊安國寺　紅樓，睿宗在藩時舞榭。

137　東禪院亦曰木塔院，院門北西廊五壁，吳道玄弟子釋思道畫釋梵八部，不施彩色，尚有典刑。禪師法空影堂，世號吉州空者，久養一騾，將終，鳴走而死。有弟子允(一作元)嵩患風，嘗於空室，埋一柱鎖之，僧難輒愈。

138　佛殿　開元初，玄宗拆寢室施之。當陽彌勒像，法空自光明寺移來。未建都時，此像在村蘭若中，往往放光，因號光明寺。寺在懷遠坊，後為延火所燒，唯像獨存。法空初移像時，索大如虎口，數十牛曳之，索斷不動。法空執爐，依法作禮，九拜，涕泣發誓，像身忽嚗嚗有聲，迸分竟地為數十段。不終日，移至寺焉。

139　利涉塑堂，元和中，取其處為聖容院，遷像廡下。上忽夢一僧，形容奇偉，訴曰：「暴露數日，豈聖君意耶？」及明，駕幸

驗問，如夢。即令移就堂中，側施帷帳安之。

140　光明寺中，鬼子母及文惠太子塑像，舉止態度如生。工名李岫。

141　山庭院，古木崇阜，幽若山谷，當時輦土營之。

142　上座璘公院，有穗柏一株，衢柯偃覆，下坐十餘人。

143　辭　紅樓連句，隱侯體。重疊碎晴空，餘霞更照紅。蟾蹤近鳩鵲，鳥道接相風(一作桐。善繼)苔靜金輪路，雲輕白 日宮。(元和中，帝幸此處。)壁詩傳謝客，(詞人陳至題此院詩云：藻井尚寒龍跡在，紅樓初啟日光通。)門牓占 休公。(廣宣上人住此院，有詩名，號為《紅樓集》。柯古)

144　穗柏連句。一院暑難侵，莓苔可影深。標枝爭息鳥，餘吹正開衿。(柯古)宿雨香添色，殘陽石在陰。乘閑動詩思，助靜入禪心。(善繼)

145　題璘公院(一言至七言，每人占兩題。)靜，虛。熱際，安居。(夢復)龕燈斂，印香除。東林賓客，西澗圖書。簷外垂青豆，經中發白蕖。縱辯宗因衮衮，忘言理事(一作事理)如如。(柯古竟)泉臺定將入流否，鄰笛足疑青梵餘。(柯古新續)

146　語　徵釋門中僻事(須對)　麋字　莎燈　華綿　象薦(昇上人)　集鬘地，效殿林。(柯古夜續不竟)

147　常樂坊趙景公寺，隋開皇三年置，本曰弘善寺，十八年改焉。南中三門裏東壁上，吳道玄白 畫地獄變，筆力勁怒，變狀陰怪，睹之不覺毛戴，吳畫中得意處。

148　三階院西廊下，范長壽畫西方變及十六對事，寶池尤妙絕，諦視之，覺水入深壁。院門上白 畫樹石，頗似閻立德。予攜立德行天祠(一作伺)粉本驗之，無異。

149　西中三門裏門南，吳生畫龍及刷天王鬚，筆迹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

150　華嚴院中，鍮石盧舍立像，高六尺，古樣精巧。

151　塔下有舍利三斗四升，移塔之時，僧守行建道場，出舍利俾士庶觀之，唄讚未畢，滿地現舍利，士女不敢踐之，悉出寺外。守公乃造小泥塔及木塔近十萬枚葬之，今尚有數萬存焉。

152　寺有小銀象六百餘軀，金佛一軀長數尺。大銀象高六尺餘，古樣精巧。又有嵌七寶字《多心經》小屏風，盛以寶函，上有雜色珠及白 珠，駢甃亂目。祿山亂，宮人藏於此寺。屏風十五牒，三十行經，後云：發心主司馬恒存，願成主上柱國索伏寶息、上柱國真德，為法界眾生造。黃金牒經，善繼疑外國物。

153　辭　吳畫連句。慘淡十堵內，吳生縱狂跡。風雲將逼人，鬼神如脫壁。(柯古)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栗。黑夜窸窣時，安知不霹靂。(善繼)此際忽仙子，獵獵衣鳥奕。妙瞬乍疑生，參差奪人魄。(夢復)往往乘猛虎，衝梁聳奇石(一作特。)蒼峭束高泉，角睞警欹側。(柯古)冥獄不可視，毛戴腋流液。苟能水成河，剎那沉火宅。(善繼)

154　語　各錄禪師佳語。蘭若和尚云，家家門有長安道。(柯古)荊州些些和尚云，自看工夫多少。(善繼)無名和尚云，最後一大息須分明。(夢復)

155　題約公院四言。印火熒熒，燈續焰青。(善繼)七俱胝咒，四阿含經。(柯古)各錄佳語，聊事素屏。(夢復)丈室安居，延賓不扃。(昇上人)

156　大同坊雲華寺。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花，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敕改為雲華。儼即康藏之師也，康本住靖恭里氈曲，忽睹光如輪，眾人皆見，遂尋光至儼講經所滅。佛殿西廊立高僧一十六身，天寶初，自南內移來，畫迹拙俗。

157　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建中末，百姓屈儼患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住雲華寺。」儼驚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至聖畫堂見之，菩薩一如其睹。傾城百姓瞻禮，儼遂立社，建堂移之。

158　聖畫堂中，構大坊為壁，設色煥縟。本邵武宗畫，不知何以稱聖？據《西域記》，菩提樹東有精舍，昔婆羅門兄弟，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歲無人應召，忽有一人自言善畫如來妙相，但要香泥及一燈照室，可閉戶六月，終怪之。餘四日未滿，遂開戶，已無人矣，唯右膊上工未畢，蓋好事僧移此說也。堂中有于闐鍮石立像，甚古。

159　《遊目記》所說刺柏，太和中伐為殿材。

160　辭　偶連句。共入夕陽寺，因窺甘露門。(昇上人)清香惹苔蘚，綃(一作忍)草雜蘭蓀。(夢復)捷偈飛鉗答，新詩倚杖論。(柯古)壞幡標古剎，聖像煥崇垣。(善繼)豈慕穿籠鳥，難防在牖猿。(柯古)一音唯一性，三語更三幡。(善繼)

161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為貰酒家送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徵債於王家。戲畫地為人馬，

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寺有韓幹畫下生幀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師子，猶入神。

162　有王家舊鐵石及齊公所喪一歲子，漆之如羅睺羅，每盆供日出之。寺中彌勒殿，齊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其筆迹，故工止一堵。

163　辭　僧房連句。古畫思匡嶺，上方疑傅岩。蝶閑移綛(一作忍)草，蟬曉揭高杉。(柯古)　香字消芝印，金經發莒函。井通松底脉，書拆洞中緘。(善繼)

164　哭小小寫真連句。如生小小真，猶自未棲塵。(夢復)揄袂將離壁，斜柯欲近人。(柯古)昔時知出眾，清寵占 橫陳。(善繼)不遣遊張巷，豈教窺宋鄰。(夢復)　庾樓吹笛裂，弘閣賞歌新。(柯古)　蟬怯折腰步，蛾驚半額嚬。(善繼)圖形誰有術，買笑詎辭貧。(柯古)複隴迷村徑，重泉隔漢津。(夢復)　同心知作羽，比目定為鱗。(善繼)殘月巫山夕，餘霞洛浦晨。(柯古)

165　安邑坊立(一作玄)法寺。初，居人張頻宅也。嘗供養一僧，僧以念《法華經》為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闔宅常聞經聲不絕。張尋知其冤，慚悔不及，因捨宅為寺，鑄金銅像十萬軀，金石龕中皆滿，猶有數萬軀。東廊南觀音院、盧奢那堂內槽北面壁畫維摩變，屏風上相傳有虞世南書。其日，善繼令徹障登榻讀之，有世南、獻之白 ，方知不謬矣。

166　西北角院內有懷素書，顏魯公序，張渭侍郎、錢起郎中(一云侍郎)讚。

167　曼殊院東廊，大曆中，畫人陳子昂畫廷下象馬人物，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上有相觀法，法儗韓混同。西廊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轍。

168　徵內典中禽事，須切對。鷲頭作嶺，鷄足名山。(夢復)孔雀為經，鸚鵡語偈。(善繼)共命是化，入數論貪。(柯古)　未解出籠，豈能獻果。(昇上人)鷄居其上，雁墮於前。(柯古)　巢頂既安，入影不怖。字中疑鶴(鶴一作鸛)，珠裏認鵝。(柯古)

169　徵獸中事，須切對。金翅鳥王，銀角犢子。(柯古)　地名鹿苑，塔號雀離。(善繼)啐啄同時，[怡-台+龍]候調伏。(昇上人)

170　徵馬事。加諸楚毒，(昇上人)　乾陟，(善繼)　馬寶，(夢復)　馱經，(柯古)　愛馬，(昇上人)　紺馬，(善繼)　馬麥約食粳，(柯古)　鐵馬，(昇上人)　先陀和，(柯古)　勝步，(昇上人)　遊入正路。(柯古)

171　平康坊菩薩寺。佛殿東西障日及諸柱上圖畫，是東廊舊跡，舊鄭法士畫。開元中，因屋壞移入大佛殿內槽北壁。食堂東壁上，吳道玄畫《智度論》色偈變，偈是吳自題，筆跡遒勁，如磔鬼神毛髮。次堵畫禮骨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風動。

172　佛殿內槽後壁面，吳道玄畫《消災經》事，樹石古險。元和中，上欲令移之，慮其摧壞，乃下詔擇畫手寫進。佛殿內槽東壁維摩變，舍利弗角而轉睞，元和末，俗講僧文淑裝之，筆迹盡矣。

173　故興元鄭公尚書題北壁僧院，詩曰：「但慮彩色污，無虞臂胛肥。」置寺碑陰，雕飾奇巧，相傳鄭法士所起樣也。初，會覺上人以施利起宅十餘畝，工畢，釀酒百石，列餅甕於兩廡下，引吳道玄觀之，因謂曰：「檀越為我畫，以是賞之。」吳生嗜酒，且利

其多，欣然而許。予以踪跡似不及景公寺畫。中三門內東門塑神，善繼云是吳生弟子王耐兒之工也。其側一鬼有靈，往往百姓戲犯之者得病，口目如之。寺之制度，鐘樓在東，唯此寺緣李右座林甫宅在東，故建鐘樓於西。寺內有郭令玳瑁鞭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寺主元竟，多識釋門故事，云李右座每至生日常轉請此寺僧就宅設齋。有僧乙嘗嘆佛，施鞍一具，賣之，材直七萬。又僧廣有聲名，口經數年，次當嘆佛，因極祝右座功德，冀獲厚賜。齋畢，簾下出綵篚，香羅帕籍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僧歸失望，慚惋數日。且意大臣不容欺己，遂携至西市，示於商胡。商胡見之，驚曰：「上人安得此物，必貨此不違價。」僧試求百千，胡人大笑曰：「未也，更極意言之。」加至五百千，胡人曰：「此直一千萬。」遂與之。僧訪其名，曰：「此寶骨也。」

174　又寺先有僧，不言姓名，常負束藁，坐臥於寺兩廊下，不肯住院。經數年，寺綱維或勸其住房，曰：「爾厭我耶？」其夕，遂以束藁焚身。至明，唯灰燼耳。無血膋之臭，眾方知異人，遂塑灰為像，今在佛殿上，世號束草師。

175　辭　書事連句。悉為無事者，任被俗流憎。(夢復)客異干時客，僧非出院僧。(柯古)遠聞疏牖磬，曉辨密龕燈。(善繼)步觸珠幡響，吟窺鉢水澄。(夢復)句饒方外趣，遊愜社中朋。(柯古)靜裏已馴鴿，齋中亦好鷹。(善繼)金塗筆是裝，彩溜紙非繒。(昇上人)錫杖已剋鋘(一作剋鍛)，田衣從壞賸。(柯古)占牀敷一脅，卷箔賴長肱。(善繼)佛日初開照，魔天破幾層。(柯古)咒中陳秘計，論處正先登。(善繼)勇帶綻針石，危防丘井藤。(昇上人)

酉陽雜俎續集卷之六

寺塔記下

176　宣陽坊奉慈寺，開元中，虢國夫人宅。安祿山偽署百官，以田乾真為京兆尹，取此宅為府，後為郭曖駙馬宅。今上即位之初，太皇太后為昇平公主追福，奏置奉慈寺，賜錢二十萬，綉幀三車，抽左街十寺僧四十人居之。今有僧惟則，以七寶末摹阿育王舍利塔，自明州負來。寺成後二年，司農少卿楊敬之小女，年十三，以六韻詩題此寺，自稱關西孔子二十七代孫，字德鄰。警句云：「日月金輪動，旃檀碧樹秋。塔分鴻雁翅，鐘挂鳳凰樓。」事因見，敕賜衣。

177　徵釋門衣事，語須對。如象鼻，投牛(一云羊)耳。(柯古)五納，三衣。(善繼)慚愧，抖擻。(昇上人)壞衣，嚴身。(約上人)畜長十日，應作三誌。(入上人)雜身四寸，掩手兩指。(柯古)瑣形，刀殘。(善繼)其形如稻，其色如蓮。(昇上人)赤麻白豆，若青若黑。(柯古)

178　光宅坊光宅寺。本官蒲萄園中禪師影堂。師號惠中，肅宗上元二年，徵至京師，初居此寺。徵詔云：「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

179　建中中，有僧竭造曼殊堂，將版基於水際，慮傷生命，乃建三月道場，祝一足至多足、無足，令他去。及掘地至泉，不遇蟲蟻。又以複素過水，有蟲投一井水中，號護生井，至今涸。又鑄銅蟾為息烟燈，天下傳之。今曼殊院嘗轉經，每賜香，寶臺甚顯，登之，四極眼界。其上層窗下尉遲畫，下層窗下吳道玄畫，皆非其得意也。丞相韋處厚，自居內廷至相位，每歸，輒至此塔，焚香瞻禮。

180　普賢堂，本天后梳洗堂，蒲萄垂實，則幸此堂。今堂中尉遲畫頗有奇處，四壁畫像及脫皮白骨，匠意極險。又變形三魔女，身若出壁。又佛圓光，均彩相錯亂目成。講東壁佛座前錦如斷古標。又左右梵僧及諸蕃往奇，然不及西壁。西壁逼之摽摽然。

181　辭　中禪師影堂連句。名下固無虛，敖曹貌嚴毅。洞達見空王，圓融入佛地。(善繼)一言當要害，忽忽醒諸醉。不動須彌山(一云不動如須彌)，多方(一作言)辨無匱。(夢復)坦率對萬乘，偈答無所避。爾如毗沙門，外形如脫履。(柯古)但以理為量，不語怪力事。木石摧貢高，慈悲引貪恚。(昇上人)當時乏支許，何人契深致。隨宜詎說三，直下開不二。(柯古)

182　翊善坊保壽寺。本高力士宅，天寶九載捨為寺。初鑄鐘成，力士設齋慶之，舉朝畢至，一擊百千，有規其意，連擊二十杵。經藏閣規構危巧，二塔火珠受十餘斛。

183　河陽從事李涿，性好奇古，與僧智增善，嘗俱至此寺，觀庫中舊物。忽於破甕中得物如被，幅裂污坌，觸而塵起。涿徐視之，乃畫也。因以縣圖三及縑三十獲之，令家人裝治之，大十餘幅。訪於常侍柳公權，方知張萱所畫石橋圖也。玄宗賜高，因留寺中，後為鬻畫人宗牧言於左軍，尋有小使領軍卒數十人至宅，宣敕取之，即日進入。先帝好古，見之大悅，命張於盧韶院。

184　寺有先天菩薩幀(一作幢)，本起成都妙積寺。開元初，有尼魏八師者，常念大悲咒。雙流縣百姓劉乙，名意兒，年十一，自欲事魏尼，尼遣之不去，常於奧室立禪。嘗白魏云，先天菩薩見身此地，遂篩灰於庭。一夕，有巨跡數尺，輪理成就。因謁畫工，隨意設色，悉不如意。有僧楊法成，自言能畫，意兒常合掌仰祝，然後指授之，以近十稔，工方畢。後塑先天菩薩凡二百四十二首，首如塔勢，分臂如意蔓。其榜子有一百四十日鳥樹，一鳳四翅。水肚

樹，所題深怪，不可詳悉。畫樣凡十五卷。柳七師者，崔寧之甥，分三卷，往上都流行。時魏奉古為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185　辭　先天幀讚連句。觀音化身，厥形孔怪。胣[月*留](一作陁腦)淫厲，眾魔膜拜。(善繼)指夢鴻紛，牓列區界。其事明張，何不可解。(柯古)閻河德川，大士先天。眾像參羅，[目*敦][目*敦](一作福源)田田。(夢復)百億花發，百千燈燃。膠如絡繹，浩汗連綿。(善繼)焰摩界戚(一作滅)，洛迦苦霽。正念歸依，眾青如篲。(柯古)　戾滓可汰，癡膜可蛻。稽首如空，睟容若睇。(善繼)闡提墨尿(一作黑師)，睹而面之。寸念不生，未遇乎而。(柯古)

186　事徵　高力士呼二兄、(柯古)呼阿翁、(善繼)呼將軍、(夢復)呼火老、(柯古)五輪磴、(善繼)初施檠戟、(夢復)常臥鹿牀、(柯古)長六尺五寸、(善繼)陪葬泰陵、(夢復)詠薺、(柯古)齒成印、(善繼)上國下國、(夢復)夢鞭、(柯古)呂氏生髭。(善繼)

187　宣陽坊靜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禪院門內外，《游目記》云，王昭隱畫。門西裏面和修吉龍王有靈。門內之西，火目藥叉及北方天王甚奇猛。門東裏面賢門也，野叉部落。鬼首上蟠蛇，汗烟可懼。東廊樹石險怪，高僧亦怪。西廊萬壽菩薩院門裏南壁，皇甫軫畫鬼神及雕，形勢若脫。軫與吳道玄同時，吳以其藝逼己，募人殺之。

188　萬菩薩堂內有寶塔，以小金銅塔數百飾之。大曆中，將作劉監有子，合手出胎，七歲念《法華經》。及卒焚之，得舍利數十粒，分藏於金銅塔中。善繼云：合是劉銘(一作銛)。佛殿東廊有古佛堂，其地本雍村(一作維村)，堂中像設，悉是石作，相傳云，隋恭帝終此堂。

189　三門外畫，亦皇甫軫跡也。金剛舊有靈，天寶初，駙馬獨孤明宅與寺相近，獨孤有婢名懷春，稚齒俊俏，嘗悅西鄰一士人，因宵期於寺門，有巨蛇束之俱卒。

190　佛殿內西座，蕃神甚古實。貞元以前，西蕃兩度盟，皆載此神立于壇而誓。相傳摩時頗有靈。

191　辭　三階院連句。密密助堂堂，隋人歌槀桑。雙弧摧孔雀，一矢隕貪狼。(柯古)百步望雲立，九規看月張。獲蛟徒破浪，中乙漫如牆。(善繼)還似貫金鼓，更疑穿石梁。因添挽河力，為滅射天狂。(柯古)絕藝却南牧，英聲來鬼方。麗龜何足敵，殪豕未為長。(善繼)龍臂勝猿臂，星芒起箭芒。虛誇絕高鳥，垂拱議明堂。(柯古)

192　崇義坊招福寺。本曰正覺，國初毀之，以其地立第賜諸王，睿宗在藩居之。乾封二年，移長寧公主佛堂於此，重建此寺。寺內舊有池，下永樂東街數方土填之，今地底下樹根多露。長安二年，內出等身金銅像一鋪，并九部樂。南北兩門額，上與岐、薛二王親送至寺，綵乘象輿，羽衛四合，街中餘香，數日不歇。景龍二年，又賜真容坐像，詔寺中別建聖容院，是玄宗在春宮真容也。先天二年，敕出內庫錢二千萬，巧匠一千人，重修之。

193　睿宗聖容院，門外鬼神數壁，自內移來，畫跡甚異，鬼所執野雞，似覺毛起。庫院鬼子母，貞元中，李真畫，往往得長史規矩，把鏡者猶工。寺西南隅僧伽像，從來有靈，至今百姓上幡繖不絕。先，寺奴朝來者，常續明塗地，數十年不懈。李某為尹時，有賊引朝來，吏將收捕，奴不勝其冤，乃上鐘樓，遙啟僧伽而碎身焉。恍惚間，見異僧以如意擊曰：「無苦，自將治也。」奴覺，奴跳下數尺地，一毛不損。囚聞之，悔懊自服，奴竟無事。

194　辭　贈諸上人連句。翻了西天偈，燒餘梵宇香。撚眉愁俗客，支頰背殘陽。(柯古)洲號唯思沃，山名秖記匡。辯中摧世智，定裏破魔強。(善繼)許叡禪心徹，湯休詩思長。朗吟疏磬斷，久語貫珠妨。(柯古)乘興書芭葉，閑來入豆房。漫題存古壁，怪畫匝長廊。(善繼)

195　事徵釋門古今謎字。爭田書貞字，(善繼)焉兜知伯叔，(柯古)解夢羊負魚，(夢復)問人曰下人，(善繼)塔上書師子。(柯古)

196　徵前代關釋門佳譜。何充志大宇宙，(善繼)此子疲於津梁。(柯古)生天在丈人後。(夢復)二何佞於佛。(善繼)問年，答小如來五歲。(柯古)答四聲，云天寶寺剎。(夢復)菩薩嚬眉，所以慈悲六道。(善繼)周妻何肉。(柯古)

197　招國坊崇濟寺。寺內有天后織成蛟龍披襖子及繡衣六事。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宣律師製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數株甚奇。

198　辭　宣律和尚袈裟絕句。共覆三衣中夜寒，披時不鎮尼師壇。無因蓋得龍宮地，畦裏塵飛業相殘。(善繼)　和前　南山披時寒夜中，一角不動毗嵐風。何人見此生慚愧，斷續猶應護得龍。(柯古)

199　奇松二十字。柳桂(一作杉松)何相疏，榆枷(一作榆柳)方迥屑。無人擅談柄，一枝不敢折。(柯古)半庭(一作中庭)苔蘚深，吹餘鳴佛禽。至於摧折枝，凡草猶避陰。(善繼)僻徑根從露，閑房枝任侵。一株風正好，來助碧雲吟。(夢復)時時掃窗聲，重露滴寒砌。風颭一枝遒，閑窺別生勢。(昇上人)偃蓋入樓妨，盤根侵井窄。高僧獨惆悵，為與澄嵐隔。(柯古)

200　永安坊永壽寺　三門東吳道子畫，似不得意。佛殿名會仙，本是內中梳洗殿。貞元中，有證智禪師，往往著靈驗。或時在張櫝蘭若中治田，及夜歸寺，若在金山界，相去七百里。

201　辭　閑中好。閑中好，盡日松為侶。此趣人不知，輕風度僧語。(夢復)閑中好，塵務不縈心。坐對當窗木，看移三面陰。(柯古)閑中好，幽磬度聲遲。卷上論題肇，畫中僧姓支。(善繼)

202　崇仁(一作聖)坊資聖寺淨土院門外，相傳吳生一夕秉燭醉畫，就中戟手，視之惡駭。院門裏盧楞伽，嘗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

203　中門窗間吳道子畫高僧，韋述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人物頗類閻令。寺西廊北隅楊坦畫近塔天女，明睇將瞬(一作舞)。團(一作圖)塔院北堂有鐵觀音，高三丈餘。觀音院兩廊，四十二賢聖，韓幹畫，元中書載贊。東廊北頭散馬，不意見者，如將嘶蹀。聖僧中龍樹、商那、和修絕妙。團塔上菩薩，李異(一作真)畫。四面花鳥，邊鸞畫。當藥上菩薩頂，[艹/戎]葵尤佳。塔中藏千部《法華經》。

204　辭　諸畫連句：柏梁體　吳生畫勇矛戟攢，(柯古)出奇變勢千萬端，(一作出奇騁變勢萬端。善繼)蒼蒼鬼怪層壁寬，(夢復)睹之忽忽毛髮寒，(柯古)稜伽之力所疼瘢(一作疲殫，一作所痹，柯古)李真、周昉優劣難，(夢復)活禽生卉推邊鸞，(柯古)花房嫩彩猶未乾，(善繼)韓幹變態如激湍，(夢復)惜哉壁畫勢未殫，(柯古)後人新畫何漫汗。(善繼)

205　晉昌坊楚國寺寺內有楚哀王等金身銅像。哀王繡襖半袖猶在。長慶中，賜織成雙鳳夾黃襖子，鎮在寺中。門內有放生池。太和中，賜白 氈黃胯衫。寺牆西朱泚宅。

206　事徵　地獄等活(約上人)八抹洛伽(義上人)波吒(昇上人)壞從獄不生(柯古)鉛河(約上人)劍林(義上人)烊銅(昇上人)

207　諸上人以予該悉內典，請予獨徵。無中蔭五無間黑繩赤樹，火厚二百肘，風吹二千年。陁陀羅炭，鉢頭摩赫護量五十由旬，舌長三車賒銅鷲鐵蟻阿鼻十一義，九千鉢頭摩如一裟訶麻，百年餘一晝。(並柯古)

208　慈恩寺　寺本淨覺故伽藍，因而營建焉，凡十餘院，總一千八百九十七間，敕度三百僧。初，三藏自西域廻，詔太常卿江夏王道宗設九部樂，迎經像入寺，綵車凡千餘輛，上御安福門觀之。太宗嘗賜三藏衲，約直百餘金，其工無針綖之迹。初，三藏翻《因明》，譯經僧栖玄，以論示尚藥奉御呂才，才遂張之廣衢，指其長短，著《破義圖》。其序云：豈謂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先，更弘二知之教。立難四十餘條。詔才就寺對論。三藏謂才云：「檀越平生未見太玄，詔問須臾即解。由來不窺象戲，試造旬日即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鑿。」因重申所難，一一收攝，析毫藏耳，衮衮不窮，凡數千言。才屈不能領，辭屈禮拜。塔西面畫濕耳師子，仰摹蟠龍，尉遲畫。及花子鉢、曼殊，皆一時絕妙。

209　寺中柿樹、白牡丹，是法力上人手植。上人時常執爐循諸屋壁，有變相處，輒獻虔祝，年無虛月。又殿庭大莎羅樹，大曆中，安西所進。其木椿賜此寺四橛，橛皆灼固。其木大德行逢自種之，一株不活。

酉陽雜俎續集卷之七

金剛經鳩異

210　貞元十七年，先君自荊入蜀，應韋南康辟命。洎韋之暮年，為賊闢讒構，遂攝尉靈池縣。韋尋薨，賊闢知留後，先君舊與闢不合，聞之，連夜離縣。至城東門，闢尋有帖，不令諸縣官離縣。其夕陰風，及返，出郭二里，見火兩炬夾道，百步為導。初意縣吏迎候，且怪其不前，高下遠近不差，欲及縣郭方滅。及問縣吏，尚未知府帖也。時先君念《金剛經》已五六年，數無虛日，信乎至誠必感，有感必應，向之導火，乃經所著迹也。後闢逆節漸露，詔以袁公滋為節度使。成式再從叔少從軍，知左營事，懼及禍，與監軍定計，以蠟丸帛書通謀於袁。事旋發，悉為魚肉，賊謂先君知其謀。於一時先君念經夜久，不覺困寐，門戶悉閉。忽覺，聞開戶而入，言「不畏」者再三，若物投案，嘆然有聲。驚起之際，言猶在耳，顧視左右，吏僕皆睡。俾燭橐(一作燬櫜)四索，初無所見，向之關扃，已開闢矣。先君受持此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以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當奉先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於揚州僧栖簡處聽《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荊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遍。開成元年，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一遍。復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盡形流通，摭拾遺逸，以備闕佛事，號《金剛經鳩異》。

211　張鎰相公先君齊丘，酷信釋氏，每旦更新衣，執經於像前念《金剛經》十五遍，積數十年不懈。永泰初，為朔方節度使，衙內有小將負罪懼事露，乃扇動軍人數百，定謀反叛。齊丘因衙退，於小廳閑行，忽有兵數十，露刃走入。齊丘左右唯奴僕，遽奔宅門，過小廳數步，迴顧又無人，疑是鬼物。將及門，其妻女奴婢復叫呼出門，云有兩甲士，身出廳屋上。時衙隊軍健聞變，持兵亂

入，至小廳前，見十餘人仡然庭中，垂手張口，投兵於地，眾遂擒縛。五六人瘖不能言，餘者具首云，欲上廳，忽見二甲士長數丈，嗔目叱之，初如中惡。齊丘聞之，因斷酒肉。張鳳翔，即予門吏盧邁親姨夫，邁語予云。

212　劉逸淮在汴時，韓弘為右廂虞候，王某為左廂虞候，與弘相善。或謂二人取軍情，將不利於劉。劉大怒，俱召詰之。弘即劉之甥，因控地碎首大言，劉意稍解。王某年老，股戰不能自辯，劉叱令拉坐杖三十。時新造赤棒，頭徑數寸，固以筋漆，拉之不仆，數五六當死矣。韓意其必死，及昏造其家，怪無哭聲，又謂其懼不敢哭。訪其門卒，即云大使無恙。弘素與熟，遂至臥內問之。王云：「我讀《金剛經》四十年矣，今方得力。」言初被坐時，見巨手如簸箕，翕然遮背，因袒示韓，都無撻痕。韓舊不好釋氏，由此始與僧往來。日自寫十紙，乃積計數百軸矣。後在中書，盛暑，有諫宮因事謁見，韓方洽汗寫經，怪問之，韓乃具道王某事。予職在集仙，常侍柳公為予說。

213　梁崇義在襄州，未阻兵時，有小將孫咸暴卒，信宿却蘇。夢至一處，如王者所居，儀衛甚嚴，有吏引與一僧對事。僧法號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錄，乃紿云：「我嘗囑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對。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門曰：「地藏尊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又說對勘時，見一戎王，衛者數百，自外來。冥王降階，齊級升殿。坐未久，乃大風捲去。又見一人被拷覆罪福，此人常持《金剛經》，又好食肉，左邊有經數千軸，右邊積肉成山，以肉多，將入重論。俄經堆中有火一星，飛向肉山，頃刻銷盡，此人遂履空而去。咸問地藏：「向來外國王，風吹何處？」地藏云：「彼王當入無間，向來風即業風也。」因引咸看地獄。及門，烟焰扇赫，聲若風雷，懼不敢視。臨回，鑊湯跳沫，滴落左

股，痛入心髓。地藏乃令一吏送歸，不許漏洩冥事。及迴如夢，妻兒環泣已一日矣。遂破家寫經，因請出家，夢中所滴處成瘡，終身不差。

214　貞元中，荊州天崇寺僧智燈常持《金剛經》，遇疾死，弟子啟手足猶熱，不即入木，經七日却活。云初見冥中若王者，以念經故，合掌降階。因問訊，言更容上人十年在世，勉出生死。又問人間眾僧中，後食薏苡仁及藥，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眾中，後無飲藥者。

215　公安潺陵村百姓王從貴妹未嫁，常持《金剛經》。貞元中，忽暴疾卒，埋已三日，其家復墓，聞塚中呻吟，遂發視之，果有氣，輿歸數日能言。云初至冥間，冥吏以持經功德放還。王從貴能治木，嘗於公安靈化寺起造，其寺禪師曙中，嘗見從貴說。

216　韋南康鎮蜀時，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性頑，初，一日纔得題目，其夜堡外拾薪，為蕃騎縛去，行百餘里乃止。天未明，遂踣之於地，以髮繫撅，覆以駝毯(一作罽)，寢其上。此人惟念經題，忽見金一鋌放光，止於前。試舉首動身，所縛悉脫，遂潛起逐金鋌走，計行未得十餘里，遲明，不覺已至家。家在府東市，妻兒初疑其鬼，具陳來由。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初，韋不信，以逃日與至家日不差，始免之。

217　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見一人着黃衣至牀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闢與竇懸對事，要君為證，昭即留坐。逡巡，又有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怪其遲，答之曰：「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人氣須得猪胞，君可面東側臥。」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餘里，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焉。及入，見一人怒容可

駭，即趙判官也。語云：「劉闢收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闢判殺，闢又云先無牒。君為孔目典，合知是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好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參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實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面，見在漢州某司房架。即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扃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闢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對，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抵假。」須臾，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即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即自陳設若干人齋，畫某像。趙云：「此來生緣爾！」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轉《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依言，有頃，見黃幞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即表兄所借本也，有燒處尚在。又令合掌，其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迴，復令昭往一司曰生祿，檢其修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傍刀，至某年改為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何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即騎，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218　荊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遍。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為眾僧所惡。後遇疾且死，同寺有僧靈巋，其迹類惟恭，為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寺一里，逢五六人，年少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部。問靈巋：「惟恭上人何在？」靈巋即語其處，疑其寺中有供也。及晚迴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國(一作罔)，亦以其跡勉靈巋也。」靈巋感悟，折節緇門。

219　董進朝，元和中入軍。初在軍時，宿直城東樓上。一夕月明，忽見四人着黃從東來，聚立城下，說己姓名，狀若追捕。因相

語曰：「董進朝常持《金剛經》，以一分功德祝庇冥司，我輩久蒙其惠，如何殺之？須枉命相代，若此人他去，我等無所賴矣。」其一人云：「董進朝對門有一人，同姓同年，壽限相埒，可以代矣。」因忽不見，進朝驚異之。及明，已聞對門復魂聲。問其故，死者父母云：「子昨宵暴卒。」進朝感泣說之，因為殯葬，供養其父母焉。後出家，法號慧通，住興元唐安寺。

220　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涔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勘事，廻至呫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着岸不死。視手中物，乃授持《金剛經》也。呫灘至下牢三百餘里。

221　長慶初，荊州公安僧會宗，姓蔡，嘗中蠱，得病骨立。乃發願念《金剛經》以待盡，至五十遍，晝夢有人令開口，喉中引出髮十餘莖。夜又夢吐大蝡長一肘餘，因此遂愈。荊山僧行堅見其事。

222　江陵開元寺般若院僧法正，日持《金剛經》三七遍。長慶初，得病卒，至冥司，見若王者問：「師生平作何功德？」答曰：「常念《金剛經》。」乃揖上殿，令登綉坐，念經七遍。侍衛悉合掌階下，拷掠論對皆停息而聽。念畢，後遣一吏引還，王下階送，云：「上人更得三十年在人間，勿廢讀誦。」因隨吏行數十里，至一大坑，吏因臨坑，自後推之，若隕空焉。死已七日，唯面不冷。法正今尚在，年八十餘。荊州僧常靖親見其事。

223　石首縣有沙彌道蔭，常持念《金剛經》。寶曆初(一云長慶)，因他出夜歸，中路忽遇虎吼擲而前。沙彌知不免，乃閉目而坐，但默念經，心期救護，虎遂伏草守之。及曙，村人來往，虎乃去。視其蹲處，涎流於地。

224　元和三年，賊李同捷阻兵滄景，帝命劉祐統齊德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十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王忠幹，博野人，常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為櫑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下矢落如雨，同火人匆忙，忘取忠幹屍。忠幹既死，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大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得渡此河。」忠幹拜之，頭低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久方着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捫面，血塗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遂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身死在水濠裏，即夢中所過河也。忠幹見在齊德軍。

225　何軫，鬻販為業，妻劉氏，少斷酒肉，常持《金剛經》。先焚香像前，願年止四十五。臨終心不亂，先知死日。至太和四年冬，四十五矣，悉捨資裝供僧。欲入歲假，遍別親故，何軫以為病魅，不信。至歲除日，請僧受入關，沐浴易衣，獨處一室，趺坐高聲念經。及辨色悄然，兒女排室入看之，已卒，頂熱灼手。軫以僧禮葬，塔在荊州北郭。

226　蜀左營卒王殷，常讀《金剛經》，不茹葷飲酒。為賞設庫子，前後為人誤累，合死者數四，皆非意得免。至太和四年，郭釗司空鎮蜀，郭性嚴急，小不如意皆死。王殷因呈錦纈，郭嫌其惡弱，令袒背，將斃之。郭有番狗，隨郭臥起，非使宅人，逢之輒噬。忽吠數聲，立抱王殷背，驅逐不去。郭異之，怒遂解。

227　郭司空離蜀之年，有百姓趙安常念《金剛經》。因行野外，見衣一襆遺墓側，安以無主，遂持還。至家言於妻子，鄰人即

告官趙盜物，捕送縣。賊曹怒其不承認，以大關挾脛，折三段。後令杖脊，杖下輒折。吏意其有他術，問之，唯念《金剛經》。及申郭，郭亦異之，判放。及歸，其妻云：「某日聞君經函中震裂數聲，懼不敢發。」安乃馳視之，帶斷軸折，紙盡破裂。安今見在。

228　太和五年，漢州什邡縣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經三日却活。云冥中有十六人同被追，十五人散配他處，翰獨至一司。見一青衫少年，稱是己姪，為冥官廳子，遂引見推典。又云是己兄，貌皆不相類。其兄語云：「有冤牛一頭，訴爾燒畬枉燒殺之。爾又曾賣竹與殺狗人作箠篌，殺狗兩頭，狗亦訴爾。爾今名未係死籍，猶可以免，為作何功德？」翰欲為設齋及寫《法華經》、《金光明經》，皆曰不可，乃請曰持《金剛經》日七遍與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捨業出家。今在什邡縣。

229　太和七年冬，給事中李公石為太原行軍司馬。孔目官高涉因宿使院，至鼕鼕鼓起時詣鄰房。忽遇一人，長六尺餘，呼曰：「行軍喚爾。」涉遂行，行稍遲，其人自後拓之。不覺向北，約行數十里，至野外，漸入一谷底。後上一山，至頂四望，邑屋盡眼下。至一曹司，所追者呼云：「追高涉到。」其中人多衣朱緑，當案者似崔行信郎中。判云：「付司對。」復引出，至一處，數百人露坐，與猪羊雜處。領至一人前，乃涉妹婿杜則也。逆謂涉曰：「君初得書手時，作新人局，遣某買羊四口，記得否？今被相債，備嘗苦毒。」涉遽云：「爾時秖使市肉，非羊也。」則遂無言，因見羊人立齧則。逡巡，被領他去。倏忽，又見一處，露架方梁。梁上釘大鐵環，有數百人皆持刀以繩繫人頭，牽入環中刳剔之。涉懼，走出，但念《金剛經》。倏忽，逢舊相識楊演，云：「李尚書時，杖殺賊李英道，為劫賊事，已於諸處受生三十年。今却訴前事，君嘗記得無？」涉辭以年幼不省。又遇舊典段怡，先與涉為義兄弟，逢涉云：「先念《金剛經》，莫廢忘否？向來所見，未是極

苦處，勉樹善業，今得還，乃經之力。」因送至家，如夢，死已經宿。向所拓處，數日青腫。

230　永泰初，豐州烽子暮出，為党項縛入西蕃易馬。蕃將令穴肩骨，貫以皮索，以馬數百蹄配之。經半歲，馬息一倍，蕃將賞以羊革數百，因轉近牙帳。贊普子愛其了事，遂令執纛左右，有剩肉、餘酪與之。又居半年，因與酪肉，悲泣不食，贊普問之，云有老母頻夜夢見。贊普頗仁，聞之悵然，夜召帳中語云：「蕃法嚴，無放還例。我與爾馬有力者兩匹，於其道縱爾歸，無言我也。」烽子得馬極騁，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231　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極強首，推吏疑其冤，未即具獄。其人惟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於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迹甚工。賊首悲悔，具承以匿(一曰舊)嫌誣之。

《四庫全書總目》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內府藏本)，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臨淄人，宰相文昌之子，官至太常卿，事蹟具《唐書》本傳。是書首有自序云：凡三十篇，為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二十九篇，尚闕其一。考《語資》篇後有云：客徵鼠虱事，余戲摭作《破虱錄》。今無所謂《破虱錄》者，蓋脫其一篇，獨存其篇首引語，綴前篇之末耳。至其續集六篇十卷，合前集為三

十卷，諸史志及諸家書目並同。而胡應麟《筆叢》云：《酉陽雜俎》世有二本，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太平廣記》中鈔出續記，不及十卷。而前集漏軼者甚多，悉鈔入續記中為十卷，俟好事者刻之。又似乎其書已佚，應麟復為鈔合者。然不知應麟何以得其篇目？豈以意為之耶？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為小說之翹楚，莫或廢也。其曰《酉陽雜俎》者，蓋取梁元帝賦訪酉陽之逸典語。二酉，藏書之義也。其子目有曰《諾皐記》者，吳曾《能改齋漫錄》以為諾皐，太陰神名，語本《抱朴子》，未知確否？至其《貝編》、《玉格》、《天咫》、《壺史》諸名，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蓋莫得而深考矣。(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三)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

嘉錫案：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八云：《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明刊本。《新唐志》及《崇文總目》并三十卷。《中興書目》則云《雜俎》二十卷、《續雜俎》十卷。(自注云：見《玉海》)《郡齋讀書志》、《書錄解題》同。說者謂《唐志》、《崇文》之三十卷，蓋合《續雜俎》計之。顧近代著錄家有宋、元本前集，無舊本續集。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云：近於《太平廣記》中鈔出續集。而《稗海》及《津逮祕書》皆只有前集，（案《津逮》本實有續集，楊氏此語失考。）通行坊本有續集，不言是鈔綴而成。故《四庫提要》致疑於此。余辛巳於日本市上購得明萬曆戊申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刻本，前有宋嘉定癸未武陽鄧復序云：陳君江(方案：武陽鄧復後序，「江」原作「所」。)刊止前集二十卷，又缺其序。余以家藏續集十卷，並前集之序畀之，遂為全書。然則續集在宋時已微，自鄧氏重刻，始有全書。又有明海虞趙琦美序，言得是書之原委，並增補續集之由。（方案：以下余氏引錄趙

琦美序一段，現不再錄，詳見前趙琦美序。）然則此書之前集，根原於宋刻本。而續集則鄧氏所藏，亦宋本也，唯趙氏有所綴輯耳。趙氏以收藏名一代，所謂清常老人者是也，其語必不誣。《提要》疑續集從《太平廣記》鈔出，何以得其六篇之目，意胡應麟以意為之。今閱此書，乃知本于李刻，非原於胡氏。又《提要》云：段氏自序凡三十篇，為二十卷。今自《忠志》至《肉攫部》，凡二十九篇，尚闕其一。遂疑《語資篇》後當有《破蝨錄》一篇。今以此本校《稗海》本，第四卷《禍兆篇》下，此本有《物革》一篇，《津逮》本亦有之，目錄則無。（按《學津討原》本目錄有《物革》一門）蓋《稗海》本《禍兆篇》共十條，此以前四條為《禍兆》，而以後六條為《物革》。觀後六條，皆言物變，而無禍患。《提要》所錄，亦同《稗海》本，故有《破蝨》一疑。又按段氏序凡三十篇，今核之自《忠志》至《尸穸》，凡二十七篇，加以《諾皐》上下，《廣動植》四卷，實五類八篇。又加末卷《肉攫部》，實三十六篇。按《玉海》引《中興書目》云三十二篇，與自序不合。余疑段氏原書本三十卷，無所謂續集。經宋人刪削為二十卷。南渡後好事者，又從他書鈔綴為續集十卷，以合于《唐志》。其自序篇卷所云二十卷、三十篇、三十二篇者，當亦後人各就所有錄之，故參錯不相應。今以《動植》四卷為一篇，恐古無此式也。其續集六篇之目，亦鈔綴者意撰，唯非胡應麟創始耳。余謂楊氏以鄧復及趙琦美序，證續集亦出自宋本，非胡應麟所綴輯，誠為信而有徵。惟疑為出自南宋人之手，則仍為意斷之詞，無以見其必然也。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卷六十四，載此書勞權校本，有泰昌紀元玉峰張丑跋云：《酉陽雜俎》今刻本，有前後二種，皆二十卷，而續集不傳。雖以胡元瑞之廣收博取，卒未遇其原本，僅於《太平廣記》錄出為一冊，亦莫能完十卷之舊。語具《二酉綴遺》中。此《雜俎》續集十卷，字畫樸拙，次序詳整，的是宋人寫本。是則《雜俎》續集自趙琦美所得舊本外，又有宋人寫本，不知視趙本如何？張丑一生侈言收藏，《提要》謂為誇飾其富，不足盡信。(見一百二十三雜家類《七

清秘藏》條下)則此所謂宋寫本，蓋其誇飾之故智。勞權跋亦云：米庵定為宋鈔，殆未必然，乃從宋刻傳鈔爾。然足知續集尚存，非胡應麟所輯，又得一證。應麟殆偶未見原本，漫自抄綴，欲以補亡。其後原本既出，書遂不行耳。

其子目有曰《諾皐記》者，吳曾《能改齋漫錄》以為諾皐，太陰神名，語本《抱朴子》，不知確否。(以上一段錄自《提要》)案姚寬《西溪叢語》卷上曰：《酉陽雜俎》有《諾皐記》，意義難解。《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中行獻子夢與厲公訴，弗勝，見梗陽之巫皐，疑此事也。如其言，則諾字無着落。故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五以為《叢語》未盡得之，別引《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咒諾皐太陰將軍為證，謂諾皐乃太陰之名。今案《諾皐》一篇，皆記鬼神之事，其命名自是取之《抱朴子》，吳曾之言是也。但以諾皐為太陰神名，則殊未確。近人譚嗣同《石菊影廬筆識》卷一嘗辨之云：案葛稚川《登涉篇》引《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署逢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皐，太陰將軍，獨聞曾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束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諾皐實禁咒發端之語辭，猶《儀禮》皐某復之皐。鄭氏曰：皐，長聲也。本書《地真篇》，引太陰將軍無諾皐字，可知非太陰神名。譚氏此說，實於文義為長。考《西溪叢語》引晁伯宇《談助》云：靈奇必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咒曰：諾皐，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為大帝使者。又孫思邈《千金翼方》末附《禁經》二卷，皆禁咒之術。其護身禁法第二十(在《翼方》卷三十)咒曰：諾皐，左帶三星，右帶三牢，天翻地覆，九道皆塞，使汝失心，從此迷惑，以東為西，以南為北，人追我者，終不可得云。以此兩說與《抱朴子》入山林咒互證，則譚氏謂諾皐為禁咒發端之辭者，信有徵矣。且《諾皐記・序》云：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於感通。有生盡幻，游魂為變，乃聖人定璇璣之式，立巫祝之官。考乎

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云云。則成式此篇，有取於巫祝之術，故以禁咒發端之諾皐名篇，若為太陰神名，則無所取義矣。(卷十八子部九)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